

東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郭泰

列傳八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蔣猷

薛徽言

胡交脩

勾濤

趙逵

吳表臣

劉一止

弟寧止

綦崇禮

呂本中

劉才邵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第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
侍讀有直聲嘗論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此風不
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無可否非論道獻替之體內
侍省不隸臺察系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

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
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歷吏部尚
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祠歸召爲刑部尚書兼
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
持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
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
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卒贈特進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紹
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廣
時榔道桂陽旱飢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卽發衡永六以

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
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專擅出知興國軍後擢至起
居舍人秦檜議和徽言與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
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
寒疾卒高宗念之特優恤焉子季宣有傳

胡交修字已楸晉陵人登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
兼茂科得首選歷起居舍人起居郎既而以右文殿脩
撰知湖州高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
待制奉祠越二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
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

國疆兵禦戎之要交脩疏言昔人謂既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開其自新之路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稚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脅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程興連西歸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

精果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
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
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屬帥
希益旣去帝問交脩孰可守蜀者以從子世將對遂用
之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定議
韓忠彥人大允服紹興八年以親老乞祠便養帝曰卿
去行復召矣九年召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逾
年復乞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萬計
數月卒交脩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琢雕坦然
明白在詞苑號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脩始交脩哀
次爲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修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
孝聞撫二弟極友愛可謂文行兼副矣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崇寧登進士第紹興七年遷至起
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
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社疎庸淺謀必敗事未幾社死於
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除中書舍人明年除史館脩
撰重脩哲宗實錄復脩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諭旨宜純
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
如天下野史何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

以典祠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進
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論諷言者劾濤不報濤疏論
時事之害政者有五帝歎其直賜繪綵茶藥秩滿與祠
久之帝謂檜曰勾濤久閒止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
遂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
湖州命之俄卒年五十九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
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
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
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
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紹興
中類省奏名廷對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
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卽罷知舉王儼
授逵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帝嘗問趙逵安在檜以
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
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愈
恨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怒曰
逵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
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又遣所
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怒欲擠之會檜死遷

著作郎兼禮部員外郎帝謂曰卿始終皆朕自
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
語及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
王府教授連遷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
惟卿一人達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
亦且不忍遂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
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
比先是達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
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
因蜀人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

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擅顯權深抑蜀士故
帝語及之達以疾卒年四十一帝投淚嘆息達嘗自謂
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帝
亟稱達不附麗又謂文章似蘇軾故稱小東坡未及用
而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
居郡中一見而器之歷官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
利害表臣策多見用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
興初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
表臣獻十事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

表臣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累
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授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
召爲祕書少監歷遷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
翊善遷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令使金議
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
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
許之進直學士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
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
八行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李邴

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帝稱
善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請
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
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絲
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昉耳
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
奉祠歷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
止論將以助和議驟綴從班臣恥與同命乞併罷不
聽給事中居瑱闕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
更合李光復罷奉祠進敷文閣待制中丞何若愚

奏論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
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
沖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
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
語坦明有體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
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
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
人問來也有類藁五十卷

寧止字無虞登進士甲科歷兩浙轉運判官苗劉之變
寧止馳詣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

勤王高宗復辟除右司郎官累遷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以顯謨閣奉祠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指切時政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侍立皆其顯顯者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藁十卷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祖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入太學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歷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

晚車駕如平江有旨追復鄒浩官崇禮當行詞有曰恭
爽不亡想生氣之猶在茲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
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
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徙知明州召爲吏
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
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吏不得
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爲令
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未幾御筆除翰林學士再
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不私美不寄怨深得
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

侵揚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
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財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
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
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及帝還七
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
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
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
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中年頓剝場屋晚方登第驟升臺
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
禮草詞顯著其惡及再相矯詔台州就崇禮家索其

彙納帝前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恩澤其家
雖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云

呂本中字居仁公著之後幼而敏悟恩授承務郎公著
追貶本中亦坐黜後歷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六年自直
秘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
人兼權中書舍人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
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審刑政闕言路然後
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彼有釁一舉可克若
邦本未強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
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侍